

我心非石

洋中鱼

站在东安县紫溪镇渌埠头村沉香寺的高山上,面临千里湘江第一湾,听到背后传来的禅院钟声,我禁不住臆想出了一幕令人心酸的景象:黄昏时,一条悠悠的柏木小船在河中随波逐流,一个怀才不遇、忧国忧民的官员,在船上已经漂泊了一天一夜,他想着自己在官场仗义执言结果被小人排挤,想着圣人的教诲和臣子的责任,想到家乡的父母与兄弟,想着自己颠簸起伏的人生,睁着双眼久久不能入睡,忧愁像江面上四处弥漫的雾一样笼罩在心头。

夜幕低垂时,小船靠岸,这位官员下了船,沿着小径上了山。当他站在这里借着月光眺望蜿蜒北去的湘江时,似乎有所顿悟:我们每天见到的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等,都是相互交迭的,而人的善与恶、好与坏,也都是相互交织的。只要自己明白了这个道理,又何必在乎小人的算计?又何必在乎能不能继续升迁?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生下来,本是纯洁得如同一块白色的布,而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一个人走上社会,谁敢保证自始至终不变色?现在自己心中有无尽的忧愁,就好比衣服被弄脏之后未洗干净。想到这里,官员决定效仿陶渊明,就地结庐,远离车马。尔后,索性落发为僧,筹资建庵,并在庵子后面的石头上刻下了四个大字:我心非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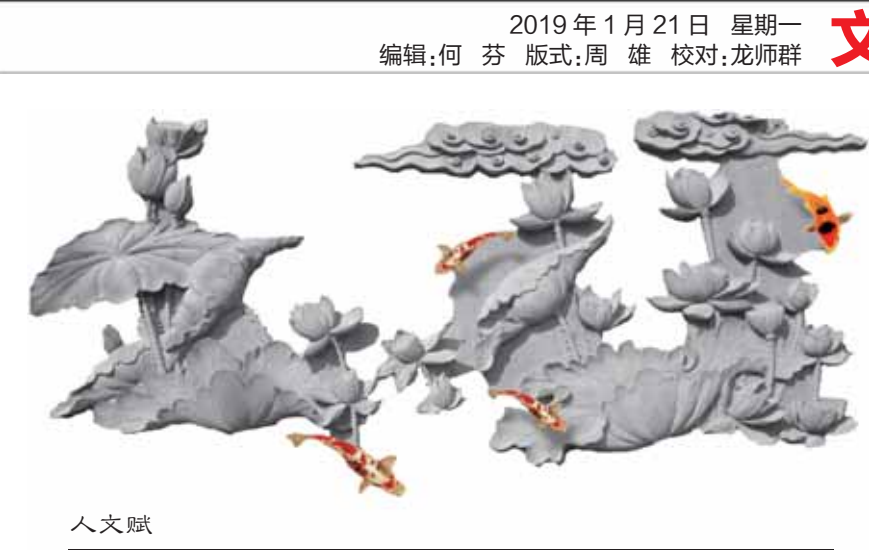
我眨了眨眼,又换成了另一幅景象,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土故事:东安的一个大家闺秀,爱上了本地的一个穷酸秀才。两情相悦,两心相许。闺秀支持秀才赴京赶考,秀才果然高中,转任地方要员,几年后三妻四妾,却忘了当初柳树下对大家闺秀的诺言。大家闺秀获悉后,跑到江边欲投江自尽,被庵里外出的尼姑拦下,带回庵里。在庵里,这位大家闺秀前思后想,觉得割舍不下。后来,决定就此出家,并写下了“我心非石”四个大字,几十年后,这位尼姑慈登莲界,后人在她的禅房找到她遗下的字,就把它刻在庵子后面的石山上。

这两幅景象虽然是我的臆想,但决不是胡思乱想。两次应邀到湘江之畔的沉香寺采风,我最感兴趣的不是这里的建筑、树木和佛教,而是这石头上不知谁人书写谁人刻石的“我心非石”四个字。这些字每字高宽大致相等,约0.66米,阴刻,笔力沉穆雄浑,刻工细致精巧,刀痕清晰。这种无名氏的艺术作品,不但带给了人们愉悦的审美享受,而且容易引发人们深思。

熟悉国学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出自于《诗经·邶风·柏舟》,原文为: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而石刻改“匪”为“非”,虽为假借,但个中缘由值得思考。我想,大约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否定。虽然我已经落发为僧(尼),但我的心不是铁石心肠,还是对朝廷的大事(或通过考试当了官的你)念念不忘,心里很想再为朝廷效力(再次见到你)。无奈缘分已尽,我只好在这里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二是表示心灵摆脱了羁绊,得到了解放。自从离开了官场,在这里做了僧人(尼姑),经过终日诵经念佛,我感觉到自己的心逐渐得到了解放。因为每当我在这里瞻峻明崇山、睹清浏江水、浴习习微风、赏袅袅祥云时,就会有一种万般风情收眼底、千古真知开胸襟的感悟。是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何其短暂?抚今鉴古,我们何必为名争?何必为利累?何必为权忧?何必为情困?不妨在此以虔诚之心,感悟人生。

站在石山前,仰望着四字石刻。想到自己前面的臆想,感觉那四个字忽然变成了蹿动的火焰。原来“我心非石”不是石动,而是心动。因为那石头的冰凉之上,一直彰显着炙热的臣子忠诚与爱情忠贞。想到自己平时的忙忙碌碌,忽然向往一种无得无失、无荣无辱、无是非非的人生境界。人生是一次旅行,不能有太多的负累,所以要减去欲望、减去贪念和心灵负担,甩掉累赘,在人生的路上才会走得稳健,日子才会舒坦和幸福。



人文赋

长久湾大屋

陈学阳

在山间上上下下,左右蜿蜒盘旋,终抵长久湾大屋。此时,融和的冬阳,早已落在斑驳的墙上,似乎抢先翻看一部藏于深山泛黄的家书。尚未细细打量,空气中就闻到清末民初的气息。

长久湾大屋是莲湖湾规划景区内的八景之一,位于衡南县近尾洲镇朱雅村长久组,距莲湖湾口约13000米。因往来不便,少有人逛过。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本村人,也久未谋面。记忆中,房前遍种莲荷,屋后浸植修竹,去大屋的田埂弯弯窄窄。此次来,水田野草丛生,不见一株枯荷,田埂已成宽敞的水泥路,车子可开到屋畔。便是便捷了些,但总觉得些许陌生。对于大屋,我还是不想去调整它在我心中原有模样。

大屋傍山而建,坐北朝南,背山面田,避风向阳,呈锁头形砖石木结构,为一进四厢两层,左右五开间,前出檐廊,大门居中,左右相连厢房回廊,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整个布局严谨对称、和谐协调,通风敞亮、冬暖夏凉。台阶、前坪及进院的甬路皆用精致的麻石条铺垫,石条之间相互咬合。院子通深25米,通宽46米,能容纳百把人,是衡南县现存体量最大的单进清末民初建筑。

建筑是带情绪的,尤其古居。匿于山区丘陵的江南古居多内敛之气,少有跋扈之感。长久湾大屋古朴雅致,舒适实用,无显摆极其宏伟的排场。大屋不仅是原主人欧怀德的思想遗存,还是一种富商文化的缩影,一个已逝时代的见证。欧怀德将人生追求和做人道理融入到筑建的大屋之中,勉励自己,以示后人。大屋两侧厢房前端,各出一对甚是讲究的侧门,石质门框上盖双坡瓦顶,门额镌“长久湾”,进屋前坪与厢房侧门间砌青砖围栏,反映了屋主人藏财不露、势不声张,低调做人的心态。门框上“长思皓月照千岭;久仰朱梅香百家”“长守荷田暮花开;久居茶室期客来”的石刻嵌联,及厢房门簷上“天长”“地久”的刻字,笔力雄健,书意饱满,既为大屋添香增墨,也折射了偏乡僻壤对传统文化的热衷与崇尚。从前坪到进房有五级台阶,寓意“五子登科”。四根木柱的雕饰,有别于普通古宅,没有刻福、禄、寿、禧等吉字,而是从左至右依次雕梅花、麒麟、凤凰、荷花图案。进房大门框镶竹节文饰,工细非奢,图凡意深。这些,应是缘于屋主人认为“梅有顽强之征,麒有祥瑞之象,凤有仁德之品,竹有君子之节”,寄意于孙顽强拼搏、仁德处世、高风亮节。院外没有名卉古木,更看不到奇观异景,但堂内各种构图精美的石刻木镂,却将品味一一收藏,既反映当时精湛雕艺,也渗透浓厚文化,蕴藏满满哲理,给人些许启迪,让人悟出禅意,恰如益益怡人的陈茶。虽然它们表面大多或皴裂或剥落或残缺,无一不裸露衰老痕迹,无言地诉说历史变迁,但隐隐约约可窥见往昔的气度和厚重。

同行的诗联学会老师将屋内屋后瞧了个透,还立在大门前研讨起大屋风水来。惟有我定定地凝视梁枋、门额、栏杆、柱础等构件上栩栩如生或阴或阳的图刻,那种熟识暖暖的感觉,涌动着一种缠绵而又难以言说的情愫。长久湾大屋距我的祖屋灵阁堂不足400米。儿时常去屋前古井打水,和湾里孩子们玩乐,也着实羡慕它的精美及独有的麻石大坪。即使下倾盆大雨,只待雨

一住,就可在麻石坪上穿布鞋自由行走。尤其是看电影、观皮影、赏龙灯、听人戏,用不着到处借凳子,吹一吹便直接坐坪上。那时候,总梦想长大后也砌一栋那样有气势的大屋。如今,童年的嬉戏、少年的梦幻都已尘封在那日渐苍凉的梁檐下,遗落在那青苔四起的角落里,紧锁在那蛛网垂挂的厅堂内。墙后栏外,半晦半明,恍惚仍躲藏着一双双眼睛,一丝丝笑容。那些三尺方的户牖,精致玲珑尘埃厚覆的窗格,似乎已坦然接受自然变幻,但仍将一些旧景细解得棱角分明。其实,大屋早就习惯清静地酣睡,只是我时隔三十年的忽然闯入,惊扰了一个沉寂已久的睡梦。

踟躅在早已破裂杂草挤兑的麻石坪,轻抚风雨洗礼磨得光滑的门框,默念外墙清晰可辨的毛主席语录,时光沿沧桑的韵脚渐渐回溯至清末民初。当我执究大屋建成的具体年份和原主人欧怀德的家族史,问及陪同的村干部和围拢看我拍照的翁媪时,他们都茫然语塞、含糊其辞,还没有谁能说个明白。不过,从各种零星闲谈和童时奶奶讲述中,可大致还原当年境况:风度翩翩胸怀大志的青年才俊欧怀德远走他乡,贩木材、开钨矿、置银庄,善待员工,宵衣旰食,生意做得非常大。回到家乡后,意外发现此处山似神兽,绵延两边,山下布良田,田中镶古井,还有白练似的溪水缓缓流淌,如为官佩戴腰际的环带绕过,是建祖屋的好地方。于是,他精心绘制建房图纸,以一兜禾一块银元的地价,购得三亩多良田作地基,请来著名工匠,花了近三年时间,兴建一栋当时名闻衡阳南乡的大屋,并在房前种荷,屋周栽兰、梅、竹。竣工当日,正值中秋,皓月凌空,他回忆这些年来四处经商的艰辛,遂想起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并受其佳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启发,为大屋取名“长久湾”。让人诧异的,是在乔迁吉辰,欧怀德没有张灯结彩,大摆筵席,收受贺礼,而是携妻儿悄悄入住。抗战爆发后,他又深明大义变卖矿山,转让银庄,支援抗日部队,在当地传为美谈。随后,跟大多古居古祠一样,大屋也没能挡住政治风雷的冲击,先后在土改和文革时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几易其主,多易其用,变成农会、学校、粮库……它以博大胸怀先后接纳了琅琅书声、灿灿谷堆,以及种种原因栖身的几十户人家。

时光荏苒,有关大屋更多的详史逸闻已逝如水,着实难以发掘,只能透过那些构件图案,细细摸索民俗文化的脉络与传承,大致想象大屋主人的气度和性情。

山居是福,故乡萦魂。许是受欧怀德影响,怀揣与他一样的梦想,改革开放后,朱雅村北漂南下的“掏金青年”已为近尾洲镇之最。他们发家后,思归梓里,筑起漂亮的新宅。我想,不管麻石如何坚固,青砖如何厚实,黛瓦如何墨守,大屋不可能像它的名字那样长久,终究会任岁月轻轻剥蚀,慢慢风化,直至老去,惟图永存于天地间的,是它辐射于一地的精神,散发于一隅的文化。

寒风偶来,摇落斑痕,我亦从注目和漫想中回过神,依依不舍走出孤寂的大屋。我张望百米开外一栋栋现代新居和照看新居的阳光,似有所慰,若有所悟,可内心仍然丢失在那潮气和霉味混合的空阔屋子里,有一种隐隐的痛。

雪落故乡(外一首)

胡巨勇

腊月 娘把做好的年糕
放在灶头
爹叼一支廉价烟
坐在灶口
沉默无语

几声鸟鸣
怀念起金秋的气息
啾啾之中年的脚步悄然走近
沉默与声音
被雪埋得很深

握一缕风中的承诺
游子的家书
像灶膛里的呛烟
行行牵挂,吹落娘的泪水
雪落感怀的大地
飞翔的姿势
溢满无言的幸福

好像与乡愁有关
走近村庄
柔情的雪给我一种暖暖的触摸
炊烟袅袅的故乡呵
你曾千万次打湿我的梦境
滋润之中另有一种苦涩
我比雪更白的乳名
时常挂在谁的嘴边
我是一棵庄稼
故乡是我的根

雪落娘的头
满头经霜的白发
那样醒目
飘零在寒风中的村口
守望游子归家的脚步
行人踏过的响声
骗得娘回头张望——
有苍白的诗行
正自我的眼中爬出
献给大地般的——
娘

归乡的路

日子远嫁他乡,期盼
孵化成路
在往事与圆月之间
情感的温度
被一缕夜风撩起
行走在都市的脉搏上
脚被路牵引
迷失于霓虹灯的阴影里

夜越来越长
如袭至的秋天,悄然
淹没时间的屋顶
豁然洞口的往事
鲤鱼般跃起
醇厚的乡音
在夜浮动的暗香里
捂热寒夜
乡愁的灯盏
一一亮起

回家,回家
穿过这个长夜
我注定要耗却毕生的路
家,仍在乡音的民谣里
而风筝线一样的路

我将专注地
一匝一匝将它卷完